



苏双碧 著

北伐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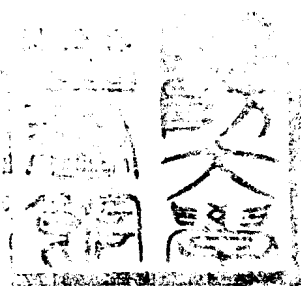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2 031 0051 7

北伐风云

苏双碧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1号

北 伐 风 云

苏双碧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彩虹 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5 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091-384-8/k.52

定价: 3.60元

前 言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林凤祥、李开芳曾以他们的骁勇善战谱写了一曲曲响亮的战歌。从金田起义到进军金陵，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是三员最能攻坚又善于运筹的中、下级战将。他们隶属于太平天国先锋统帅萧朝贵、石达开所部，在萧、石的指挥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林凤祥和李开芳进入湖南之后，就一直在一起作战，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形成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从长沙到南京，他们都是打头阵的战将。进入南京之后，他们立即挥军东进，攻克镇江和扬州。随后林凤祥、李开芳又奉命挥师北伐，不到半年的时间，转战五省，行程数千里，搅动了半个中国，给清王朝以极大的威胁。北伐军在静海、独流驻扎待援之后，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兵员大为减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达一年之久，这种英勇善战、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在农民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本书主要写了林凤祥、李开芳领导的北伐战争，扼要地记载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史近年来书著甚多，但系统写北伐战争的书著却还未见到，本书希望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苏双碧

1988年，10月北京沙滩

目 录

第一章 两员虎将	(1)
第一节 童年和籍贯	(1)
第二节 拜上帝会在广西兴起	(5)
第三节 两员虎将	(10)
第四节 首先突入金陵城	(23)
第二章 北伐战争的酝酿	(28)
第一节 攻镇江克扬州	(28)
第二节 建都天京使北伐成为必然之举	(33)
第三节 北伐前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	(38)
第三章 北伐军统帅	(44)
第一节 率师北伐	(44)
第二节 洪秀全、杨秀清对北伐战争的都署	(52)
第三节 被迫改道	(59)
第四章 转战豫、晋、冀	(66)
第一节 直抵汴梁	(66)
第二节 抢渡黄河、兵分两路	(72)
第三节 从攻怀庆到力破临洺关	(80)
第五章 驻扎待援	(90)
第一节 进入直隶腹地	(90)
第二节 在静海、独流驻扎待援	(99)
第三节 驻扎待援后北伐军的军事动向	(104)
第四节 驻扎待援后双方形势的变化	(109)
第六章 悲壮的一页	(116)
第一节 退守连镇	(116)
第二节 援军从出师到败灭	(121)

第三节 全军覆灭	(137)
第七章 总的评价	(151)
大事年表	(169)

第一章 两员虎将

第一节 童年和籍贯

有关林凤祥和李开芳的童年，史书记载不多，因此，对他们的童年生活很难有较多的了解。关于他们的籍贯，对李开芳，史学界无大分歧；而对林凤祥看法就很不一致。李开芳又名李来芳，因避翼王石达开讳故改之。关于李开芳青少年时期的身世没有太多记载，史渊不祥。《贼情汇纂》说李开芳是“广西老贼，年约三十余，身材高大，黑面高颧，有髭无髻，不通文墨，人极凶悍。”^①《太平天国野史》说他是“广西老兄弟，……身魁伟，面黑颧高，不通文墨。”^②前者所说诬蔑之词甚多，但剥开来看，所记和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的说法相似，“广西老兄弟”和“广西老贼”意思是一样的，广西是指籍贯，“老”是指金田首义前就加入拜上帝会了。他没有文化，但身材高大，为人勇悍。是个讲义气，爱打抱不平的青年。现在史家大多认为李开芳是广西武鸣（原称武缘）人，也有人说他是潯州人，但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武平，鸣说为大多数人所公认，对此史学界没有太多分歧。李开芳的生一般认为他生于1826年，金田起义时25岁。他的家属没有记述，似从小孤苦，又无兄弟。他讲义气好结交，不少穷苦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金田起义时，李开芳是带着队伍参加起义的，不是一个寻常的圣兵，所以金田起义后的同年八月，便被封为监军之职。监军高于军帅，说明在金田起义时，他已被授予军帅之职。如果

① 《太平天国》第三册，第53页。

②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列传第十五。

原先没有一定的部众或地位，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被授予军帅的。

林凤祥生于1825年，广东揭阳人，后迁居广西桂平白沙墟。林凤祥从小很淘气，喜欢在地上打滚，因此小名叫阿鞏。八岁时母亲倪氏去世，由其父容广抚育成人。因为父亲对他过于爱怜，未加检束，性格“放纵不羁”，他经常和人斗殴，爱打不平，颇有豪侠风度。有时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和人家打起架来，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不论是把别人打伤，或被别人打伤，他全不在乎，敢作敢为。乡里一些胆小的人怕惹事都“憚而避之”，而邻近各乡的一些好汉却纷纷来归附凤祥，结成患难之交，任他驱使。凤祥的七叔林秀中是做小生意的，经常因凤祥和人家打架而替他赔偿医药费，为这事秀中很挠头。那时，清政府吏治腐败，贪官攫利，林凤祥就纠集兄弟，想狠狠地惩罚一下这些狗官，因走漏风声，事未发而当局的通缉令已下。林秀中担心受牵连，也担心凤祥被清军抓去，就和凤祥的父亲商量，决定把凤祥逐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避祸。商定之后，秀中便将仅有的四头猪卖掉，把卖猪钱都交给凤祥。就这样凤祥和他的一部分朋友从广东揭阳来到广西桂平。至于林凤祥何时从广东揭阳来到广西桂平，无史可考，根据林凤祥的年龄，以及鸦片战争后广东的形势，林凤祥来到广西，似应在1845年到1850年之间。大约他到广西桂平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便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时他二十五岁左右。

关于林凤祥籍贯广东揭阳的记述，材料来自揭阳《林氏族谱》，但逐出之后，林凤祥的去向，族谱没有详细记载。因此，有关林凤祥的籍贯，史家说法极不一致，有说广东揭阳的，有说广西武缘的，也有说广西桂平的，或说广西贵县的。众说纷纭。据史家考证，武缘说显然不能成立，此说始于该县林圩广寺村的石碑和族谱，上面记有“林凤祥”的名字。但“石碑中最早的一通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正月十九日立”的《三界祖庙丁碑》，

碑上刻的最末两个丁名是林凤翔及其弟林凤集。……到1855年林凤祥在北京被杀时当为65岁。”^①显然，因为“祥”和“翔”一字之差被弄错了，武鸣石碑上的林凤翔比太平军将领林凤祥大了30多岁，自不会是一个人；至于贵县说，则是一些外省人写的有关太平天国记事中说的，以讹传讹，并不可靠。那么，剩下的是揭阳说和桂平说。林凤祥在被捕之后曾说他“系广西桂平县人，在本县新村居住，年31岁。父林立春，54岁，母亲已故。”^②有些论者根据这条材料来否定揭阳说。但是，揭阳说是很难否定的，《林氏族谱》从宋代一直到林凤祥每代都有明确记载，这不会造假。那么，会不会再出现张冠李戴呢？似也不会，据记载：“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闽浙总督左宗棠镇压嘉应州太平军后，佈告从逆家属均免究，文至揭阳，而凤祥家属亦在赦中，惟适陈氏蔡氏两妹存耳。”^③况且，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林凤祥之叔林秀中还到太平军营去看过他，并记得“每餐吃饭，都有鼓吹助兴。……秀中回家时，凤祥还给他战袍战裙各一领，太平天国钱币三十二枚。”^④这些记载，虽有不清楚处，如太平天国钱币，林凤祥离开天京前，太平天国还不曾有过自铸的钱币，而且自广西到南京的急速进军中，秀中能到太平军中并找到林凤祥，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当然，秀中经营商业，见过世面，他设法在广西或湖南找到太平军也是可能的。至于太平天国钱币，或许就是太平天国用的钱，并非太平天国铸的钱。这些连续性的记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林凤祥被俘之后对他的身世有过一段自述，他说：“系广西桂平县人，在本县新村居住，年31岁，父亲林立春，54岁。母亲已故。胞弟阿蛮11岁。我并未娶妻。我向来挑担子卖杂货生理。”又说：“咸丰元

① 见张守常：《林凤祥的籍贯问题》，《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7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册，第161页。

③ 蔡起贤：《太平天国北征将领林凤祥》，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

年秋间，我到永安州做买卖，被贼裹去。”^①这段话是清方根据他的自述记录下来的，真真假假。他说自己是桂平人，父亲叫林立春，并不难理解，可能是其父容广在林凤祥出走之后，来到桂平并在新村安家，后改名立春。也可能其父姓名是林凤祥故意错说稳瞒的。至于他的职业，半窝居士说林凤祥“桂平县人，在潯州城中设市卖卜。”^②设市卖卜实际上是混饭吃，没有正当职业，因而也不排斥他挑担做过生意，这和外籍迁来的初期生活，也还符合逻辑。不过，“设市卖卜”是在潯州城中，而且作者强调这些情况是他“目睹”之事，这就说明林凤祥虽家住新村，而他自己却在潯州城中“设市卖卜”。这是哪一年的事，作者没有说明。但作者说林凤祥“因唆讼犯罪，避入金田。”这和林凤祥爱打抱不平的性格有关。所谓避入金田实则是参加太平军组织，当时他并不住金田，而是住在白沙。林凤祥自己说是在永安做买卖被裹胁进太平军，这就不是事实。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在清道光三十年，夏历八月十三日有关于林凤祥家被妖贼扰害，林凤祥本人也被“外贼侵害”的记载。白沙在桂平县城西70里和贵县交界处，所说林凤祥家被扰害事件，是因岭尾村“外贼”到林凤祥家牵牛，林凤祥不许，将牛夺回。“外贼”竟动员了50多人来打林凤祥家，被拜上帝会的会众用武力驱逐，并缴获“藤牌二面、红粉一箱，大炮五把”，随后被称为“外贼”的又来了200多人交战，林凤祥派出58个拜上帝教会众奋力抵抗，“外贼”退走。据报告，当时在白沙的太平军（即拜上帝会众）有180余人。^③从这个记载看，当时林凤祥家是在白沙。但林凤祥的活动地点似不在白沙，所以天兄要他“暂班师，留十余个人在此就得。”为林凤祥家事，天兄特地下凡，说明林凤祥当时已是太平军中的头目之一，清地方当局或地主武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册，第161页。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4页。

③ 《天父天兄圣旨》1986年辽宁出版社，第72页。

装有意对他的家属进行迫害。但林凤祥自己说他家在新村，桂平有10多个新村，前些年有人作过调查，新村并无姓林的，有些论者以此否认林凤祥是新村人。其实，新村有没有姓林的并不重要。林凤祥从广东迁来，住在新村，可能就他一家姓林的，他们一加入拜上帝会，全家都走了，自然也就不会有姓林的了。不过，这个新村应在白沙附近，如果是这样，说林凤祥是白沙人也无不可。

《天兄圣旨》所记事发生在白沙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条材料说明林凤祥入伍前确实家住桂平县境内。因此，林凤祥被捕后自称是桂平县新村人，当是事实。并不是为了欺骗敌人而编造的，正如《李秀成自述》中谈到自己的家乡一样。作为起义前的老兄弟，敌人早已对他的家庭进行监视和迫害，当无须再行隐瞒。但他说在永安入伍，却明显有误。

由上可知，林凤祥籍贯之争这段公案，本书通过上述分析，认为林凤祥是广东揭阳人，因进行反清斗争被通缉过，之后逃到桂平，其父来桂平后寄居在白沙附近的新村，林凤祥本人在浔州城中设市卖卜，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金田起义前他不但早已加入拜上帝会，而且掌握了一部分武装。

第二节 拜上帝会在广西兴起

拜上帝会经过冯云山的苦心经营发展很快，1844年冬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建立拜上帝会，目的是想以宗教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烧炭工人组织起来，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农民战争。据说他在花县时就认定：“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①因此，他到了桂平县后，“听说紫荆山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里面住有烧炭工人。他听了，心里很欢喜，认为那里正是他密图

① 《粤匪起肇根由》，《太平天国史料》第433页。

大事的天地，决定前去。”^①他想用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自由思想，来打开这些长期被封建传统思想束缚和愚弄的人们的心理，使我们领略到一点做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并能看到自己的前途，从而产生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和力量。

由于目的明确，冯云山在建立拜上帝会的同时，就着手建立农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当然，任何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宗教组织，它的初期，都只能是宗教的内容；至于政治目的，只能是隐蔽的极少数人的萌念意识。恩格斯曾经指出：闵采尔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预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②冯云山发展会众，公开申明是信独一真神皇上帝，加入拜上帝会可以有衣有食，可以防止蛇虎伤人。这些对于愚昧无知的山区农民来说，是最大的福音，发展拜上帝会是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一种有效手段。后期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就是听了这些说教之后，加入拜上帝会、并成为太平天国的杰出领袖人物的。但在武装起义之前，李秀成只是一个宗教的虔诚信徒，武装起义之后，他才迅速成长为一名有自身历史使命意识的战士。冯云山对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们”则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来激发他们的热情。当他发现杨秀清为人豪爽，是烧炭工人的领袖人物，便努力去启发杨秀清，从交朋友到谈革命理想，两人经常谈到深夜。冯云山在发展杨秀清入会时，并没有晓以“蛇虎伤人”的说教，而是对杨秀清说：“你以烧炭为业，实无出路，长此下去，只有苦一辈子；不如共图大事，谋求根本出路。”并说：“凡是立大志的人多能成大事，自古以来不少伟人都是贫苦中起来的。我们能结成患难兄弟，创立拜上帝会，发展会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277页。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8页。

友，共图义举，就必有出头之日，千万贫苦农民亦可得救。”^①把拜上帝会和“共图义举”结合起来。发展杨秀清这一类型的人入会，其中包括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人入会都是一种政治因素和政治目的，即主要是联络他们一起革命，并不是出于什么宗教活动。正因为这样，在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先后加入拜上帝会以后，宗教核心和农民起义的领导核心便有机地形成了。

冯云山公开亮出拜上帝会的宗旨是“有饭同吃，有衣同结”，这种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大大激发了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的热情。他们原来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处在社会人群的最下层。所谓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平等、平均思想极容易打动他们的心，他们希望得到做人的权利，希望从地主豪绅那里分到一份应有的土地和权利。因此，从1845年到1848年初冯云山被捕前，拜上帝会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和冯云山会合之后，原先被冯云山尊崇为教主的洪秀全，当地人称他洪先生，随着拜上帝教的发展，洪秀全的威望和神圣越来越显著，他的名字深入人心，但会众只听其名不识其面，教主的到来，对会众当然是个很大的鼓舞，拜上帝会发展更加迅速。冯云山发展会众，着力于发展下层群众，即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正如韩山文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写到的，“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者。”又说：“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潯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②

拜上帝会的发展，威慑着桂平周围各县的地主豪绅，武宣地主王作新串通清地方当局，以谋反罪逮捕了冯云山，激化了拜上

① 《太平天国在广西资料汇编》第59—60页。

② 《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8页。

帝会和地主武装团练的矛盾。正如《李秀成自述》中所说的，当时桂平周围各县“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自争气，各逞自强。”从1848年地主武装逮捕冯云山之后，斗争就越来越公开化。冯云山出狱以后，眼看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和洪秀全一起编造《太平天日》一书，宣传洪秀全是上帝派来人间当太平天王的，并编织许多瑞符，证明洪秀全“君权神授”，把洪秀全加以神化。1849年，洪秀全命令杨秀清在紫荆山、韦昌辉在金田、石达开在那帮、胡以晃在花州、秦日纲在龙山开炉铸铁，白天制造农具，夜间制造武器。加上1848年到1849年间，桂平周围各县发生大规模的土客斗争，战败的一方为求得拜上帝会保护，纷纷加入拜上帝会，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时机的成熟。到1849年，拜上帝会和地主之间的武装冲突便经常发生。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在1849年冬有过这样的记载，即以地主武装头子周凤鸣为一方，以石达开的拜上帝会为一方，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斗的结果是石达开率领的拜上帝会会众击败了周凤鸣的地主武装。局势愈演愈烈，拜上帝会的武装起义逐步提到日程上来了。于是，1850年5月洪秀全下了动员令，要求各县拜上帝会成员到金田团营。与此同时，清方也调兵遣将，准备把太平天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拜上帝会朝气蓬勃，士气极盛，屡屡挫败地主武装和清军的挑衅。1851年1月，太平天国在拜上帝会胜利的凯歌声中宣布起义。

林凤祥、李开芳是在拜上帝会和地主武装团练激烈斗争的年代加入拜上帝会的，他们入会时间无从稽考，²大约是在1847年到1848年之间。他们当时在拜上帝会中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李秀成自述》在述及太平天国领袖人物起义以来的任事情况时也把林凤祥、李开芳包括在内，他说：“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纲、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冬官正丞相罗大

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一班前任之由……业经载明。”^①李秀成在谈到太平军攻打武昌时又说：“此时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②上述1849年天兄下凡诏书中就有关于林凤祥在白沙受“侵害”的记载。可知林凤祥在太平军中一开始就有一定地位。众所周知，金田起义时只定国号，即“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③对其他官员大多按军制组织起来，没有普遍进行封赏。两个月后，洪秀全在东乡登极自称天王，这时才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以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以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以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以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次安排主要是军事指挥上的应急措施，权力只在最高层领导人物中分配。下级官员是否普遍封赏，同样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同年八月，李开芳在“大宣莫村时，封为戍一监军。”^④八月（阳历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大宣莫村在永安州附近，是攻克永安州城时被封为监军的。大约在李开芳被封为监军的同时，封林凤祥为御林侍卫。林、李晋封时间差不多，地位也差不多。监军是由军帅晋升上来的中级军官；御林侍卫，属卫戍部队，其位在总制之上，直属天王或正军师管辖。也就是说，到永安前后，林凤祥、李开芳都晋升为中级军官。金田起义时两人大约都是军帅一类的官职，即带领一支部队来入伍。当时除了一方之雄外，这些部队的头目多以军帅任职，经过作战的实际表现，再逐步晋升。可知林、李在金田起义后，由于作战英勇，在太平军中已有点名气，后来李秀成在写《自述》时才把他们列入金田起义的要人行列之中。

①②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8页、第107页。

③ 《洪仁开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638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三册，第53页。

第三节 两员虎将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的半年间，太平军曾辗转战斗在紫荆山周围各县，尽管太平军初兴颇有朝气，但桂平周围各县皆属山区，地窄人稀，百姓也不富裕，时间长了供给、军需都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义旗既已揭开，清政府就必然要竭尽全力进行镇压。从金田起义前，清政府就开始调兵到广西，起义后更是频繁调兵遣将，准备在紫荆山周围消灭太平军。清廷在一份上谕中说：“广西贼匪，自蚁驻金田，负隅抵抗。我师并力定谋，摧坚深入，屡破贼巢，歼其渠首。逆匪已畏锋逃窜，必当乘此锐气，前截后追，分堵合剿。见在该省兵勇云集，邻省亦协力兜擒。朕眷怀南服，亟思一鼓荡平。复命湖南、云南、贵州三省再调精兵三千名，又添调安徽劲兵一千名，选派得力将弁，管带前往。”^①随后又派钦差大臣赛尚阿来广西主持军务。赛尚阿驻节桂林，一面命令广西巡抚邹凤鹤及桂省豪绅朱琦（曾任监察御史）、龙启瑞（清状元）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军，一面让乌兰泰、向荣和太平军在紫荆山周围盘旋，拖住太平军，防止太平军他图。与此同时还派清总兵达洪阿、巴清德到紫荆山协同作战。当时在桂清军已有三万多人，而且还再从四川、湖南调兵入桂。7月底，清军自恃实力雄厚，开始进攻太平军要隘新墟，尽管太平军英勇反击，但经过激烈战斗之后，通往紫荆山的要隘双髻山仍被清军攻占。从清方的一份记载可以看到，当时清军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对太平军各个击破。这份材料说：太平军“退据紫荆山，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髻山为要隘。七月十五日，达洪阿攻西南、乌兰泰、秦定三攻西山，总兵李能臣，经文岱攻东南，向荣、巴清德

^① 清（佚名），《得州府志》卷五十六，见《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161页。

由紫荆山后路进攻，十五日破猪仔峡，遂夺双髻山。”^①随后，清军又破凤门坳，兵锋直指新墟、金田。太平军实际上已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要扭转战局只有突围他图，而不是固守阵地以拚取胜。据此，杨秀清决定集中兵力，突破清军包围圈，放弃紫荆山根据地。就当时的形势看，这是唯一正确的决策。但是太平军已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突围也并非易事。清政府的对策是想在这块小地方消灭太平军，防止太平军远离紫荆山，向全省以至全国发展。当时清帝咸丰在一道上谕中说：“贼据东乡、三里墟，食盐烟硝断绝，势不能不出而速战，以图溃围北上。”因此，清帝要清军“固守”阵地，不让太平突围，并集中兵力“徐图连营逼进，将各股贼匪驱入罗渌峒，然后聚而歼之。”并说虽有周天爵亲历行间，但“贼情狡狴，务当严飭我兵防堵周匝。”^②对太平军来说，能否突围关系到太平军的生死存亡。杨秀清对突围的可能性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周密的部署。决定由萧朝贵、石达开这两名悍将亲自挂帅，率领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四名军帅，作为突围的开路先锋。这支先锋部队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太平军的存亡大局。也就是说，最精锐的部队和最作战的将领都安排在先锋部队之中。杨秀清自领中军，陪同洪秀全随后跟上，后续部队由冯云山、韦昌辉指挥，只要突围成功，清军忙于防堵，后续部队安全撤退就不成问题。

阴历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11日），仲秋刚过，月明风高。萧朝贵、石达开率领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将领乘清军在东北方向部署不力，由东北方向的五峒山区突围冲出，经过古林社，走偏僻的山路，部队很快翻过大简山，之后便东走平南、鹏化。清军当时自恃兵多，以为太平军无法突围，缺乏足够的戒备。因此，当萧朝贵、石达开等率部突围之时，清军并未察觉。直到太平军

① 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一。

② 《谕李星沅相机筹办严防突围奔逸》，见《太平天国文献资料集》第114页